

蘧子輯校注釋

蔡运章 撰



蘓子輯校注釋

宋鎮豪署



蔡运章 撰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苏子辑校注释 / 蔡运章撰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9. 5

ISBN 978-7-5325-9189-3

I. ①苏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纵横家②《苏子》—注释 IV. ①B228.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60273 号

苏子辑校注释

蔡运章 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×1000 1/16 印张 32 插页 5 字数 505,000

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100

ISBN 978-7-5325-9189-3

K·2640 定价: 12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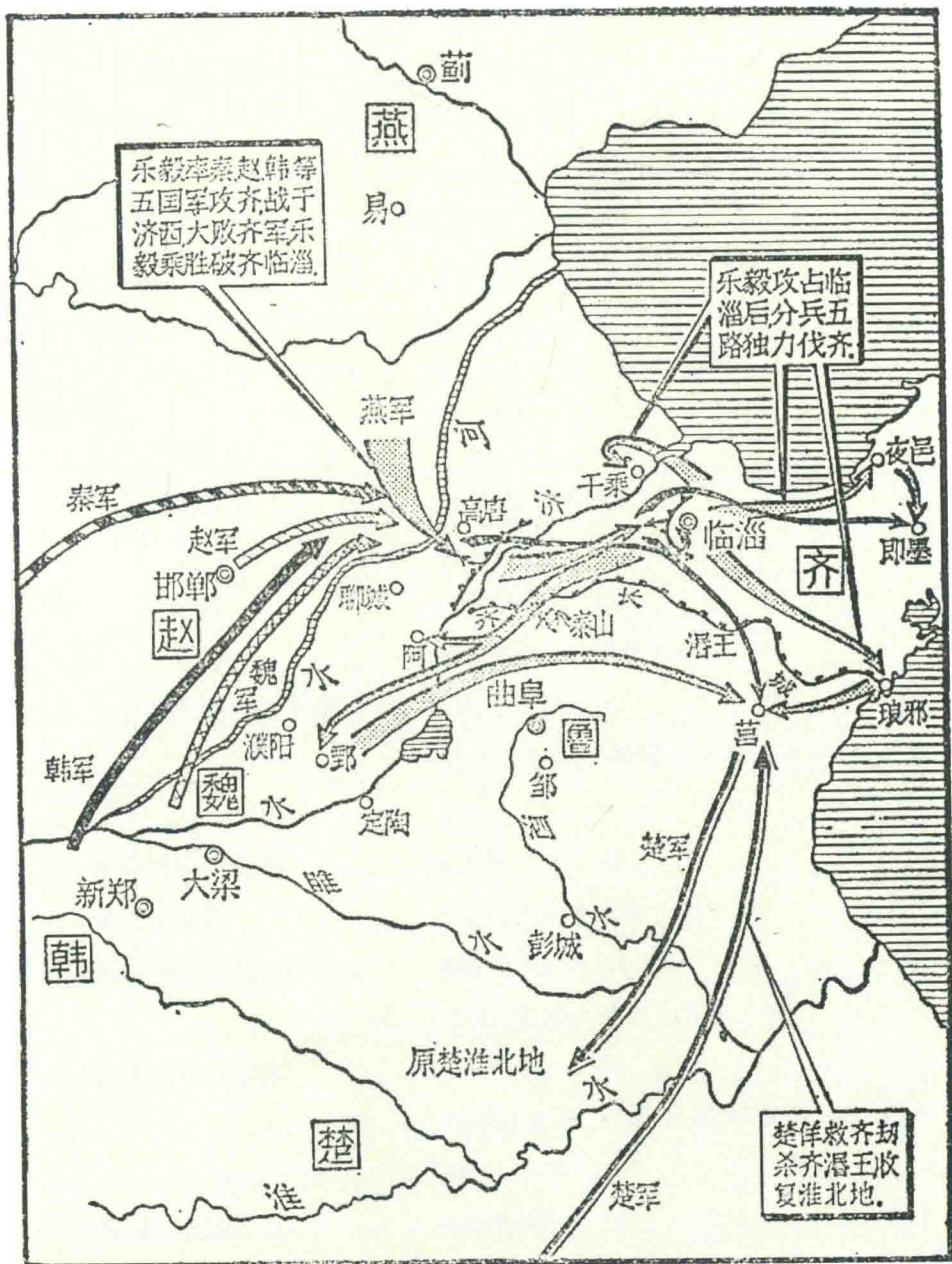
[illegible]



图版二 陈璋圆壶



图版三 燕王职壶



图版四 乐毅破齐示意图(采自杨宽《战国史》)

凡 例

一、本书主要辑自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、《战国策》和《史记》中收录苏秦(含代、厉)的书信、游说辞及其学派的拟作资料。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以裘锡圭主编《长沙马王堆简帛集成》(中华书局,2014年)中《战国纵横家书》的胶片为底本,该书释文以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的《战国纵横家书》为底本(文物出版社,1976年)。《战国策》以清嘉庆八年(公元1803年)黄丕烈刊刻的姚宏本(即士礼居丛书本)为底本(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年)。《史记》以中华书局标点金陵书局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刊本》为底本(1959年)。

二、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中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,多未署作者姓名。《战国策》中收录苏秦书信和游说辞的作者多有涂改,有的改为苏代,有的改为别人。《史记》中收录苏秦(含代、厉)的书信和游说辞的作者,不少都是涂改后的姓名,均参照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和《战国策》予以校正。其中,凡署明苏秦(含代、厉)的书信和游说辞,悉予收录。

三、各章均依在原著中的篇名,个别篇名略加修订。同篇佚文凡重复见于多处者,选定保存较好的版本进行校勘、注释,其余的均列入附录。

四、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收录的苏子佚文多有残缺,凡依据《战国策》和《史记》相关篇章相互校补的文字,外加【】标志,多不逐一注明。各章的异体字、假借字,在释文中随文注明,外加()标志;凡错字随文注出正字,用〔 〕表示;凡不可辨识(或无法补入的残缺)的文字,用□代替;原文有夺字、衍字当删除者,外加〈 〉标志。

五、诸家之说,均择善而从,为避免重复,或略有删节。凡两说俱通,且有相互补充者,并录其文。全书均先列前贤注说,后陈个人见解。

前言

苏秦(约前 340—前 284 年)是纵横家的代表人物,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谋略家和外交家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有“《苏子》三十一篇”。然而,这部著作早已亡佚。因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,或不署名,或姓名多被后人涂改;再加上司马迁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依据纵横家后学拟作的长篇游说辞,认为苏秦是与张仪同时进行合纵连横的敌对人物。致使苏秦的真实事迹和《苏子》的具体内容,都扑朔迷离,模糊不清。《苏子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?是长期困惑学术界的重要问题。

值得注意的是,197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里,发现有十六章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。其中,有十四章是连司马迁也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。^①这为我们搜集、整理和审视苏秦及其学派的著作,创造了有利条件(图版一)。我们以这些真实史料为标尺,在甄别传世苏秦资料的基础上,谨就《苏子》的内容及其相关问题,略作考述。

一、苏秦与纵横家生活的时代

战国之世,诸侯称霸,列国纷争,兵革不休,民不聊生。纵横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,应运而生的军事思想学派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说,“合纵”就是“合众弱以攻一强”,“连横”就是“事一强以攻众弱”。刘向《战国策书录》说:

上无天子,下无方伯。力功争强,胜者为右。兵革不休,诈伪并起。当此之时,虽有道德,不得施谋。有设之强,负阻而持固。连与交质,重约结誓,以守其国。故孟子、孙卿儒术之士,弃捐于世。而游说权谋之徒,见贵于

^①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:《战国纵横家书》,文物出版社,1976 年。

俗。是以苏秦、张仪、公孙衍、陈珍、代、厉之属，生从横短长之说，左右倾侧。苏秦为从，张仪为横。横则秦帝，从则楚王。所在国重，所去国轻。

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就是通过合纵连横活动，以求达到匡济乱世、救倾扶危、择交安民的政治目的。因此，当时的“从横长短之说”，乃是一门深受诸侯各国普遍欢迎的显赫学问。

苏秦是东周洛阳人，年轻时曾师从鬼谷子，学习纵横之术。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载：“苏秦者，东周雒阳人也。东事师于齐，而习之于鬼谷先生。”《张仪列传》说：“张仪者，魏人也。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。”扬雄《法言·渊骞》也说：“仪、秦学乎鬼谷术，而习乎纵横言，安中国者各十余年。”鬼谷子是战国时期的著名隐士，也是中国古代纵横家的鼻祖。苏秦、张仪都是他的学生。据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“苏秦为纵约长，并相六国”，以抑强秦。然而，司马迁《苏秦列传》依据纵横家后学的长篇游说辞，认为苏秦与张仪是同时进行合纵连横的敌对人物，致使后世学者对苏秦的真实事迹，存在许多错误认识。

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“纵横家”有“《苏子》三十一篇”。班固自注：“名秦，有列传。”这里所说的“列传”，就是《史记》里的《苏秦列传》。可见“《苏子》三十一篇”，应是战国纵横家苏秦的著作。因其早已散佚，至今仅存书名、篇数，人们对它的具体内容，始终认识不清。

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，共有二十七章，一万二千多字。书中保存有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，多达十六章。这些新的考古发现，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鉴别苏秦资料真伪的标准尺度，使我们能够去伪存真”，^①从而还原苏秦的真实情况。

从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“苏秦谓陈轸章”得知，公元前312年苏秦在楚国到陈轸门下游说时，尚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。这时的张仪早已名冠诸侯，进入老年。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，秦惠文王十年（前328年），“张仪相秦”。秦武王二年（前309年），“张仪死于魏”。《史记·魏世家》也说：魏襄王十年（前309年），“张仪死”。因此，苏秦大体应比张仪晚一代人，他们并非同时师从鬼谷子，更不是同时进行合纵连横的对手人物。很有可能的是，张仪是鬼谷子早期的学生，苏

^① 杨宽：《马王堆帛书〈战国纵横家书〉的史料价值》，见《战国纵横家书》附录，第154—172页。

秦则是鬼谷子晚年的高徒。

公元前 314 年,齐宣王乘燕国内乱,命田章率领“五都之兵”伐燕,“杀其父兄,系累其子弟,毁其宗庙,迁其重器”,激起燕国民众的反抗。这时,因诸侯各国谋划欲出兵“救燕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),齐宣王才被迫撤军。公元前 311 年,燕公子职在赵国的护送下回国即位,是为燕昭王(前 311—前 279 年在位)。他把齐国“伐燕”看作奇耻大辱,立志要报仇雪恨。

据《战国策·燕策一》,燕昭王听从谋士郭隗的建议,“为隗筑宫而师之”,招揽四方贤士。公元前 308 年,“苏子闻之,从周归燕。邹衍闻之,从齐归燕。乐毅闻之,从赵归燕。屈景闻之,从楚归燕。四子毕至,果以弱燕并强齐。夫燕、齐非均权敌战之国也,所以然者,四子之力也”(《说苑·君道篇》)。这个“苏子”就是苏秦。燕昭王非常重视苏秦的到来,亲自到郊外去迎接,设盛宴款待。

苏秦一生的主要事迹是作为燕昭王的亲信出使齐国,执行“以弱燕并强齐”的特殊使命。他奔走于齐、赵、韩、魏、秦诸国之间,合纵五国攻秦,并“恶齐、赵之交”,以便实现振兴燕国的“大事”。公元前 284 年,在苏秦的谋划下,燕将乐毅率赵、燕、韩、魏、秦五国联军攻破齐国。致使齐闵王出逃被杀,最终“果以弱燕并强齐”,实现为燕昭王报仇雪恨的战略目标。苏秦也因“阴与燕谋齐”的“反间”罪名,被齐闵王车裂处死。^① 这些问题的澄清,为我们探索《苏子》的内容及其相关问题,提供了基本依据。

二、《苏秦书》、《鬼谷子》与《苏子》的关系

关于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里,苏秦书信和游说辞的来源,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。唐兰先生说:帛书中“苏秦的书信和谈话”,应是“真正的《苏秦书》”。还说:“刘向编的《战国策》里所保存的,有一些也应是《苏秦书》的残篇。”^②杨宽先生则认为:“这部帛书所根据的,应该是一部比较原始的《苏子》,所以收录的苏秦资料都比较原始。”^③那么,《苏秦书》是部什么样的书?《苏秦书》、《鬼谷子》与《苏子》有什么关系?这是我们讨论《苏子》时,首先要弄清的问题。

① 蔡运章:《苏秦事迹考辨》,《鬼谷子文化研究文集》,陕西旅游出版社,2004 年。

② 唐兰:《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》,《战国纵横家书》附录,第 128 页。

③ 杨宽:《马王堆帛书〈战国纵横家书〉的史料价值》,《战国纵横家书》附录,第 168 页。

（一）《苏秦书》与《鬼谷子》的关系

《苏秦书》的名字，最早见于东汉大儒服虔的注文里。顾名思义，《苏秦书》自然就是苏秦撰写的著作。《汉书·杜周传赞》说杜业“因势而抵隄”，《集注》引服虔曰：“抵音纸，隄音羲。谓罪败而复抨弹之，《苏秦书》有此法。”颜师古注：“《鬼谷》有《抵戏篇》也。”在颜师古的注文里，已暗示出《苏秦书》与《鬼谷子》的微妙关系。

唐儒司马贞《史记·苏秦列传·索隐》说：“乐壹注《鬼谷子》书云：‘苏秦欲神秘其道，故假名鬼谷’。”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说：“《七录》有《苏秦书》。乐壹注云：‘秦欲神秘其道，故假名鬼谷也。’”（王应麟《玉海》卷五十三《鬼谷子》引）王应麟也说：“乐壹有苏秦假名鬼谷之语，而《鬼谷子》有《阴符七术》及《揣》、《摩》二篇，合之《秦策》所记，则《鬼谷子》乃《苏秦书》明矣”。^①由此可见，所谓“《苏秦书》”，其实就是指《鬼谷子》。这样看来，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将所载的“《鬼谷子》二卷”，都直书为“苏秦撰”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有学者认为，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实为“《战国策》的一种”。唐兰先生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座谈会上发言时说：^②

帛书中所谓《战国策》的一种，我很怀疑它是《艺文志》纵横家里的“苏子三十一篇”，不是《战国策》。

这说明前引唐兰先生所说的“《苏秦书》”，应是指“《艺文志》纵横家里的《苏子》三十一篇”而言。须知商鞅的《商君书》，可称之为《商子》。刘向在《管子叙录》里，称《管子》为《管子书》。这说明“《苏子》三十一篇”，也是可以称为《苏秦书》的。因此，唐兰先生所指的“《苏秦书》”，就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的《苏子》。它与以往学者所说的《苏秦书》，是有本质区别的。

（二）苏秦与《鬼谷子》的关系

《鬼谷子》是否就是“苏秦假名鬼谷”的著作？学者尚有不同的看法。陈骥《中兴书目》卷三云：^③

① 王应麟：《汉书艺文志考证》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，1985年。

② 《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》，《文物》1974年第9期，第50页。

③ 王应麟：《玉海》卷五十三《鬼谷子》引。

周时高士，无乡里、族姓、名字，以其所隐，自号鬼谷先生。苏秦、张仪事之，受以《捭阖》下至《符言》等十有二篇及《转圜》、《本经》、《持枢》、《中经》等篇，亦以告仪、秦者也。

尹知章序《鬼谷子》说：^①

苏秦、张仪往事之，受《捭阖》之术十有二章，复受《转丸》、《肱篋》三章。然秦、仪用之，裁得温言、酒食、货财之赐。

宋濂《诸子辨》说：^②

《鬼谷子》三卷，鬼谷子撰。鬼谷子长于养性治身，苏秦、张仪师之，受《捭阖》之术十三章，又受《转圜》、《肱篋》及《本经》、《持枢》、《中经》三篇。

可见《鬼谷子》是纵横家的理论著作，也是鬼谷先生教授苏秦、张仪的主要课程。因此，那种认为《鬼谷子》乃“苏秦假名鬼谷”的著作，甚至直书“苏秦撰”的说法，显然都是不恰切的。

苏秦是鬼谷子晚年的学生，很可能就是鬼谷子的关门弟子。唐儒马总《意林》录有《鬼谷子》五卷，卷首按语说：“此苏秦作书记之也。”^③俞樾《鬼谷子真伪考》说：^④

余尝疑此书，大体为苏秦纂述师说之作。在西汉之末世，已误乱为《苏子》书。计《鬼谷子》，凡二十三篇，合《苏子》说秦连横，说燕、赵、魏、楚、韩、齐合纵共七篇，又说齐、秦各一篇，凡九篇，合为三十二篇。适与《汉志·苏子》篇数相符。疑班《志》不录《鬼谷》，必在刘歆手时已误合为《苏子》书矣。刘向博览天下群书，明明录引《鬼谷子》之言，何缘而中绝，谓非歆误合之而

① 王应麟：《困学纪闻》卷十《诸子》引。

② 宋濂：《古书辨伪四种·诸子辨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35年。

③ 马总：《意林·鬼谷子》，明正统十年道本（藏中国国家图书馆）。

④ 俞樾：《鬼谷子新注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33年。

何？总之，《鬼谷子》为苏秦纂述师说之书，间有窜入已作之处，如《揣》、《摩》两篇及《阴符》说解等是。至其游说之辞，则《苏子》之成文蒿草也。一述一作，人同事异，故易混淆。

这里所说的“《鬼谷子》为苏秦纂述师说之书”，是说《鬼谷子》乃苏秦依据鬼谷子讲课时记录整理而成的书，颇合情理。但是，《鬼谷子》并不包括《苏子》“纵横”、“合纵”的内容，这是必须澄清的问题。

（三）《鬼谷子》与《苏子》的关系

以往学者多以为《鬼谷子》与《苏子》本为一书。清《四库全书》著录有《鬼谷子》一卷。《四库全书简目》云：“《鬼谷子》一卷，旧本题鬼谷子撰。《唐志》则以为苏秦撰，莫能详也。其书为纵横家之祖，原本十四篇，近佚其二。旧有乐壹等四家注，今并不传。然今本已佚其《转丸》、《胠箧》二篇，惟存《捭阖》至《符言》十二篇。”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有《苏子》一卷。其篇次为：

《捭阖》第一，《反应》第二，《内捷》第三，《抵巇》第四，《飞钳》第五，《忤合》第六，《揣篇》第七，《摩篇》第八，《权篇》第九，《谋篇》第十，《决篇》第十一，《符言》第十二。

这里所辑《苏子》的内容，与《四库全书简目》所说《鬼谷子》的篇目相同。可见马国翰就是把《鬼谷子》视为《苏子》来辑录的。

《鬼谷子》与《苏子》的具体关系，学术界盛行三种不同的说法：

一、认为《鬼谷子》本是由《苏子》“改成”的书。朱星元《战国纵横家学研究》说：^①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纵横家有《苏子》三十一篇，《张子》十篇，而独无《鬼谷子》。……班固《汉志》所以没有《鬼谷子》书，实在因为没有这部书。到东汉，本《苏子》书，改成了《鬼谷子》书。所以晋有皇甫谧、乐壹注，梁有陶弘景注、刘勰之评，于是《隋志》才有《鬼谷子》，而《苏子》书也同时亡了。

^① 朱星元：《战国纵横家学研究》，东方学术社，1935年。

这是说《鬼谷子》是由《苏子》改编而成的书。随着《鬼谷子》的流行,《苏子》便逐渐消失了。

二、认为《鬼谷子》应包括在《苏子》三十一篇里。余嘉锡《古书通例》说:^①

盖《鬼谷子》为苏秦手著,其《战国策》中合纵说六国之词,不在此书之中。向合而编之,为《苏子》三十二篇(或是秦、汉间为纵横说者所编),故《鬼谷子》不别著录也。

顾实也认为:^②

诸家皆以《鬼谷子》为即《苏秦书》,而服虔为汉经师大儒,其言尤可信也。惟《鬼谷子》曰:“周有豪士居鬼谷,号为鬼谷先生,苏秦、张仪往见之,择日而学。”故《史记》苏秦、张仪传皆本此说,则宜《鬼谷子》自《鬼谷子》,《苏秦书》自《苏秦书》,不相同也。然《说苑》引《鬼谷子》曰:“人之不善,而能矫之者难矣。”或本苏秦述其师说,故刘向《别录》原题《鬼谷子》,班志本《七略》,从其核其实,未可知也。

并以为“《鬼谷子》十四篇本应当在《汉志》之《苏子》三十一篇中。盖《苏子》为总名,而《鬼谷子》其别目也。……故后世《苏子》书亡,而《鬼谷子》犹以别行而存也”。^③

当前,仍有学者认为,《苏子》作为纵横学派的经典“绝非只是苏秦一人的作品,包括鬼谷子、苏代、苏厉等人的作品。……在秦汉时期,《鬼谷子》的内容依附于《苏子》,当时没有《鬼谷子》这样的称谓;魏晋以后才脱离《苏子》而流传,《鬼谷子》才以其本真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。伴随这种状况,《苏子》一书则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”。^④ 这些看法,都认为《鬼谷子》应包括在“《苏子》三十一篇”里。

① 余嘉锡:《古书通例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年。

② 顾实:《汉书艺文志讲疏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147页。

③ 顾实:《重考古今伪书考》,商务印书馆,1939年。

④ 夏德章:《苏子考辨》,《中华文化论坛》2014年第1期。

三、认为《鬼谷子》是由《苏子》、《张子》编成的书。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三十说：

《汉志》有《苏秦》三十一篇、《张仪》十篇，东汉人荟萃二书之言为此，而托于《鬼谷》。

蒋伯潜《诸子通考》也说：

按《汉书·杜周传》注引服虔曰：“《苏秦书》有抵戏之法。”颜师古曰：“《鬼谷子》有《抵戏》篇。”苏张一生奔走游说，忙于戈取富贵，必无暇著书，无意著书。《苏子》、《张子》亦后人所据摭荟萃而成，好事者又托之《鬼谷》耳^①。

这是说《鬼谷子》是由《苏子》、《张子》改编而成的著作。

从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中所保存苏秦和张仪的书信及游说辞来看，都是针对当时列国形势而陈述的对策及书信，与《鬼谷子》书中的纵横理性论述判然有别。如清儒秦复恩《鬼谷子序》所说：“然《汉志》纵横家别有《苏子》三十二篇，其文与《鬼谷》不类。”^②两者的内容，清晰可辨，不容混淆。

我们认为，《苏子》是苏秦及其学派书信和游说辞的总集，《鬼谷子》则是纵横家的理论经典著作。虽然《鬼谷子》是“苏秦纂述师说之书”，但它的内容与《苏子》很容易区分开来。今查传本《鬼谷子》里没有一篇苏秦和张仪的书信和游说辞，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里也没有传本《鬼谷子》的痕迹。而《战国策》和《史记》里保存着大量苏秦及张仪的游说资料，却未见收录《鬼谷子》的篇章。这些实例都足以说明，《苏子》是《苏子》，《张子》是《张子》，《鬼谷子》是《鬼谷子》，根本找不到它们相互改编或掺和的有力证据。因此，《鬼谷子》既不是《苏子》“改成”的，也不应包括在“《苏子》三十一篇”里，更不会是荟萃《苏子》、《张子》“二书之言”编成

① 蒋伯潜：《诸子通考》，中华书局，2016年，第255页。

② 秦复恩：《鬼谷子》，清嘉庆十年江都秦氏石研斋刻本。

的著作。

三、《苏子》的编撰及其基本内容

杨宽先生认为,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第十四章以前的苏秦资料编排得很有条理,可知“这部分应该是从一部有系统的著作中辑录出来的。很可能是从《苏子》一类的书中辑录出来的”。他还指出:^①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苏子》三十一篇,当是秦汉间人辑录苏秦资料的总集,所以篇幅如此之多。从司马迁所说“世言苏秦多异”看来,当秦汉间人汇编成《苏子》三十一篇以前,一定有各种不同的有关苏秦资料的册子。这部帛书所依据的,应是一部比较原始的《苏子》,所以收录的苏秦资料都比较原始,没有象《战国策》那样的真伪参半,也没有象《苏秦列传》那样的全是后人虚构的游说辞。

这说明《苏子》的编辑成书,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。因此,《苏子》的编辑背景、具体内容及其相关问题,必须认真予以梳理。

(一)《苏子》编辑成书的社会背景

纵横家是通过游说诸侯各国君王和权贵人物,来实施合纵连横战略思想的学派。刘向《战国策书录》说:

战国之时,君德浅薄,为之谋策者,不得不因势而为资,据时而为。故其谋,扶急持倾,为一切之权,虽不可以临国教化,兵革救急之势也。皆高才秀士,度时君之所能行,出奇策异智,转危为安,运亡为存,亦可喜,皆可观。

因此,如何说服君王权贵人物,则是一门难度很高的学问,即人们常说的“谈何容易”。这就要求“游士”们不但要具备洞察列国形势变化和人文风情的丰富知识,而且还要及时施展随机应变、克敌制胜、“转危为安、运亡为存”的奇策异智。同

^① 杨宽:《马王堆帛书〈战国纵横家书〉的史料价值》,《战国纵横家书》附录,第168页。

时,他们还得不断“揣摩”君王权贵的人品、性格和心态变化,运用高超的游说技巧和方法将其说服。《韩非子》里有《说难》数篇,就是专门研究游说艺术的论著。

司马迁《史记·六国年表序》说:“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。”“谋诈”指谋略和诡计,“从衡”即合纵连横活动,“短长”就是权变的意思。叶适曰:“《战国策》国别必列苏、张从横,具载代、厉始末,意其宗苏氏学者所次辑也。”(《习学记言》卷十八)杨宽先生说:战国末年的纵横家,为了游说的方便,“就有人按照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,把前人游说君王的书信和游说辞搜集汇编起来,编成各种册子以供学习模仿”。^① 所以到西汉末年刘向编辑《战国策》时,在皇家书库保存记录战国游说辞的各种册子里,就有《国策》、《国事》、《短长》、《事语》、《长书》、《修书》六种不同的名称。所谓“《国策》、《国事》”是以国别分类编辑的,“《事语》”则是按故事内容分类编排的,“《短长》、《长书》、《修书》”就是记载纵横家书信和游说辞的“权变”故事。在这些“权变”故事里,有不少本来就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“《苏子》三十一篇”、“《张子》十篇”中苏秦张仪的书信和游说辞。

苏秦和张仪都是战国后期纵横家推崇的重要人物。他们的游说辞常被作为学习模仿的榜样。特别是到战国末年,由秦国来统一全国的趋势已经形成,东方六国常常图谋合纵活动来抵抗秦国,以挽救自己的灭亡。这时人们自然就会想起,苏秦曾组织五国合纵抗秦的显著成效。因此,当时合纵连横的活动就盛极一时。正如司马迁所说:六国希望“约诸侯从亲如苏秦时,或从或不,而天下由此宗苏氏之从约”(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)。于是苏秦当年的书信和游说辞,也就广泛流行起来。因此,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用近三分之二的篇幅,来记录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纵横诸家书目,把《苏子》列在首位,篇幅也是最多的。《战国策》收录二百多位纵横家的游说资料,仅苏氏兄弟就占有约六分之一的篇幅。由此可见,苏秦在纵横家中所处的崇高地位。

正因为苏秦和张仪是纵横家学习模仿的榜样,他们的书信和游说辞就成为后来练习游说者经常使用的范本。其中,有许多就是拟托他们的名字编撰出来的。这就是“世言苏秦多异,异时事有类之者,皆附之苏秦”的缘由(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)。这类拟托苏秦名义编撰出来的书信和游说辞,应是苏秦门人、弟子或后

^① 杨宽:《马王堆帛书〈战国纵横家书〉的史料价值》,《战国纵横家书》附录,第156页。